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回 留侯廟假道 中牟夫遇神

詞曰：人世堪憐，被鬼神播弄，倒倒顛顛。才教名引去，復以利驅旋。船帶纖，馬加鞭，誰能得自然！細看來，朝朝塵土，日日風煙。饒他狡猾雄奸，向火坑深處抵死胡纏。殺身求富貴，服毒望神仙。枯骨朽，血痕鮮，方知是罪愆。能幾人、超然物外，獨步機先？

話說麻叔謀既改葬了大金仙，遂催督人夫開挖河道。原來王賁這條舊河，只有十數里遠近開完了，便都是人家的田地房產。或是墳墓陵寢，或是庵觀寺院；或是郡縣，或是城池。麻叔謀總不顧它，只是取直了河道，竟自挖去。遇人家挖人家，遇城廓挖城郭，遇墳墓挖墳墓，一毫也不做人情。若有人說在個不字，便請過聖旨來，或打或殺，定要害他性命。故此一路上任他橫行，無一人來阻擋。只可憐那些沿河的百姓，平空裡將好家好當都挖做一條河道，就如遭喪失火一般，一個個抱男負女，各處去逃生。一路上挖得墳墓中的骨柩都堆積如山，好不悽慘！正是：

殺人一命猶須報，百萬生靈卻奈何！  
不是君臣能作孽，由來天道有平坡。

麻叔謀催督人夫開挖，一日將挖到陳留地方，眾夫正往前挖，忽然烏雲陡暗，猛風和箭，驟雨翻盆。冰雹子就如卵石一般，一陣一陣的亂打將來，打得那些丁夫跌跌倒倒，往後倒退；再打慌了，一個個都拖鋤曳鋤，跳上岸，往樹林裡去躲。原來這風雨冰雹，雖然凶狠，卻只打得裡餘遠近，眾人跑遠了就打不著。麻叔謀正在後邊催督，只見前面丁夫亂紛紛禁繫不住的都往後退，慌忙問道：「為何這等亂退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前面風雨大，冰雹子打慌了，故往後退。」麻叔謀大罵道：「這樣胡說！這等晴天，哪裡來的風雨冰雹？」眾人稟道：「小的們上萬人同被打傷，難道敢一齊說謊！」麻叔謀猶不肯信，忙叫搭轎親臨去看。麻叔謀上了八人顯轎，前面張著一把黃涼傘蓋，猶氣昂昂的不在心上。不期才到得界邊，忽然一陣狂風猛雨劈面刮來，冰雹子就如飛蝗，從半空中乒乒乓乓打將下來。黃涼傘先被風刮作幾截，傘衣都東一片，西一片，碎碎飛去。抬轎眾人被冰雹子打得頭破血出，立腳不住，一聲響，把麻叔謀跌下地來，紗帽圓領，盡行打得稀爛。

雨又大，風又緊，冰雹子又凶，麻叔謀在地下扒來扒去，掙了半晌，也掙不起來。還虧自家一個得力家人，叫做黃金窟，有些膂力，看見主人這般模樣，慌忙跑到面前將麻叔謀抱將起來，往後拖了便走。麻叔謀哪裡還敢停留，將兩隻手蒙著頭，奔命一般飛走。距離了百十餘步，風雨方才稍緩。黃金窟見沒有風雨，就叫道：「老爺慢走，沒風雨了！」麻叔謀被打慌了，哪裡就敢住腳！又跑有二三十步，方才歇住。急放下手來看時，頭髮俱已打散，紗帽都不知去向，眉角上被冰雹子打傷了一塊，微微的流出血來。立了半晌，眾跟隨才趕去拿了一頂巾，牽了一匹馬來。麻叔謀到此田地，顧不得羞慚，只得按上方巾，騎了馬，惶惶恐恐的走將回來。正是：

謾道天無眼，從來有鬼神。  
猛風兼雨雹，偏要打奸臣。

麻叔謀到得行營，著實有幾分沒趣。只得重新收拾，換了衣服，忙著人請令狐達來商議。不多時，令狐達來到。麻叔謀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令狐達思想道：「這樣晴天，卻有風雨冰雹，又只在一處，並不打遠，此必是地方什麼土神護守疆界，不容開河，故弄這些神通驚駭眾人。」麻叔謀道：「就是土地神，卻也沒處查考。」令狐達道：「只消喚幾個鄉民來問便知。」麻叔謀隨吩咐左右道：「你到附近鄉村中檢知事老成的鄉民叫幾個來，我有事要問他。」

左右去不多時，帶領了十數個鄉民來見。麻叔謀忙問道：「你這地方有什麼神道最為靈顯。」眾鄉民道：「此去不上二三里，有一座留侯廟，乃漢代張良老爺的香火。這位老爺，十分靈顯。小人這鄉村中，若是乾旱去求雨，立刻就有雨來；若是水潦時求晴，立刻就雲開日出。就是男婦有什麼疾病，若是誠心去祈禱許願，也不日就好。此乃是陳留一郡至靈至聖的一位古神。」令狐達問道：「這廟宇是民間私自創蓋的，卻是朝廷敕賜的？」眾鄉民道：「這廟乃歷朝敕建的，郡中老爺春秋皆來祭祀。」令狐達問明端的，遂發放了鄉民，與麻叔謀說道：「漢留侯乃是一位正神，既受了這方血食，自然要為地方護守。」麻叔謀道：「如此卻怎生區處？」令狐達道：「還須是老先生與學生備了香燭，穿了公服，前到廟中，將皇上的聖旨宣讀一遍，拜禱留侯，求他假道，方可過去。」麻叔謀被打怕了，聽見還要他去，便搖頭道：「極該如此！只是學生實去不得，敢煩老先生代走一遭吧。」令狐達道：「老先生是正，學生是副，禮該回去，如何代得？」

麻叔謀沒奈何，只得依著令狐達，叫人安排香燭紙馬祭禮，又穿了公服，也不抬轎，同令狐達騎了兩匹馬，帶領跟隨，到留侯廟來燒香假道。誰想神明赫赫有靈，麻叔謀的馬才到得界口，忽一陣猛風大雨，冰雹子又一齊卷來。卻也作怪，那風雨冰雹，就是認得人的，一毫不打到令狐達身上，偏只望著麻叔謀沒頭沒臉的打來。麻叔謀心下原十分駭怕，只見風雨一起，他也不顧令狐達，帶轉馬頭，加上一鞭，飛星一般跑了回去。令狐達見麻叔謀跑回，又不好獨去，也只得兜馬轉來。到得營中，對麻叔謀說道：「風雨乃神明肅殺之氣，不過是祛滌人之邪心，無十分厲害，老先生為何就忙忙走回？」麻叔謀道：「有大害無大害，學生是斷然不去的，只煩老先生另作一處罷。」令狐達沉吟了半晌道：「老先生既不肯去，只得寫表申奏朝廷，只說神明顯赫，我等職卑不能祈禱，求聖上差官致祭，假道前來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隨寫成表章，連夜差人奏入東京。煬帝這一日正在儀鳳院與袁寶兒、薛治兒投壺賭酒耍子，忽見奏章，看了其中詳細，說道：「留侯乃漢代良臣，又為我朝正神，不可褻瀆。」遂命翰林院官做了一道祝文，尚寶官打了一顆國寶，又取白璧一雙，叫有司具少牢的祭祀，差太常卿牛弘前去陳留留侯廟中致祭，求他假道，以成開河之功，各衙門領了聖旨，隨即將祭祀打點停當。牛弘奉旨不敢遲延，登時取道望陳留而來。到了行營，麻叔謀、令狐達二人慌忙接住，敘了寒溫，問了來意，隨將祭祀著人抬到廟中。牛弘隨後上馬去祭。麻叔謀中心畢竟駭怕，推有足疾不便行禮，不敢同去。只有令狐達一人相陪而往。真個是天子威權，非同小可。二人到了界口，哪有什麼風雨冰雹！正是：

莫笑君無德，君王位至尊。  
一身持社稷，三足並乾坤。  
道法傳千古，威權徹九閭。  
鬼神雖顯赫，莫敢不承人。

令狐達陪著牛弘到了廟前，細細觀看殿宇，甚是莊嚴。廟門上橫著一個匾額，上寫著「敕建漢留侯廟」六個大金字。甬道旁種著兩行柏樹，陰陰森森，十分嚴肅。正殿上供奉著留侯的神像，兩廊上都畫著張良出身的故事。左邊畫的是募力士，錐秦始皇於博浪沙中；右邊畫的是遇黃石公，圯橋三進履；下邊一帶卻畫著燒絕棧道，賣劍，說韓信，囊沙擒龍且，辟穀從赤松子游，各樣故事，裝飾的甚是莊嚴齊整。後殿上卻供養著黃石公在內。真個是漢代出類拔萃的豪傑，與眾不同。後唐人李太白過此，有詩贊之曰：

子房未虎嘯，破產不為家。  
滄海得壯士，錐秦博浪沙。  
報韓雖未成，天地皆震動。  
潛游匿下沛，豈曰非智勇。  
我來圯橋上，懷古欽英風。

唯見碧流水，曾無黃石公。  
歎息此人去，蕭條徐泗空。

牛弘與令狐達二人看了一回，見有些顯赫，不敢怠慢，隨命左右將祭禮排下，點起香燭。牛弘拜了四拜，然後將白璧一雙，獻與聖座之前。自家卻將煬帝要開河的旨意細細宣了一遍。令狐達也將奉旨開河之事，再三拜禱。二人拜禱畢，遂同出殿外，到紙爐邊來焚帛奠酒。帛焚未完，只見正殿內捲起一陣風來，刮得窗櫺門扇都錚錚有聲。香爐中的煙氣一霎兒噴吐如霧，風霧中就像有無數鬼神往來之狀。正是：

風聲連屋響，得霧滿庭飛。  
莫道幽明隔，神靈自有威。

眾跟隨人役，一個個都嚇得膽戰心驚。幸喜得牛弘與令狐達二人有幾分膽量，敬立在丹墀下面，毫不退動。不多時，風煙平息。二人復進殿來看時，一對蠟燭依舊照得明明亮亮，毫釐不曾吹動。聖座前一雙白璧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二人見靈異倍常，更加謹凜，又同拜了幾拜，忙叫左右收拾過祭禮，退還行營。麻叔謀接住，聞知這般靈應，心中著實駭怕，又不好說合，只得勉強支撐，叫備酒與牛弘送行。牛弘因事已畢，不敢久留，吃過酒，隨辭了二人，回東京復旨不題。

卻說麻叔謀終有幾分心怯，到次日依舊要催督人夫開河，他卻只躲在後面，定要推令狐達上前。令狐達知道他駭怕，便湊趣不來睬他，竟自帶領人夫向前開挖。真個鬼神有靈，自從祭祀過了，便無風無雨，大家安然挖將過去。不數日就挖過了陳留地方。麻叔謀見過了陳留，不在留侯境內，心下不怕，便換了令狐達到後營，他依舊到前面來逞威使勢的催督。原來令狐達為人寬厚，雖然督工不懈，若是遇人夫有病，便將他換到後面調理，待好了再補入隊中。因有這一段空處，有一丁夫，乃是中牟人，人就順口叫他中牟夫。這中牟夫偶患心氣疼，不能開挖，也是他造化好，剛剛遇著令狐達在前營，遂將他換到後邊調理。不期這一日中牟夫疼痛難禁，行走不得，遂躲出營外，在一棵樹根上坐了歇息。眾人因他有病，也不來催他，遂一陣一陣的都去了。這中牟夫坐了一會，因神情困倦，不覺竟昏昏睡去。及至醒來，早已東方月上。中牟夫著了一驚，忙走起看時，挖河人夫也不知去了多遠，又不知晚了幾時。幸喜得腹中疼痛好了，只得抖擻精神，趁著月光，沿著那條新挖的河道一直趕來。走不上二三百步，只見前面燈燭煒煌，許多人馬之聲呼喝而來。中牟夫尋思道：「這山野地方，又是半夜三更，如何還有官府往來？」

正驚疑之際，只見人馬執事早已走到前面，一隊一隊，甚是尊嚴，不像郡縣官府模樣。過去了許多儀從，然後正中間簇擁著一位貴人出來。那貴人頭戴一頂有簪有纓的金冠，身穿一件半龍半蟒的衣服，騎了一匹白馬，左右跟隨都是錦衣花帽，中牟夫定睛細看，見是個王侯氣象，方才慌了，忙忙的往樹林中去躲。不期早被那貴人看見，叫一聲「拿來！」左右不由分說，便將中牟夫帶到面前。中牟夫嚇得魂不附體，跪在地下，半字也不能說合，只是戰兢兢不住的磕頭。那貴人吩咐道：「不要著慌，不難為你。只要你帶件東西還你家皇帝，就說我還他白璧一雙，十二郎當賓於天。」中牟夫聽了忙說道：「小人乃開河的夫役，如何得見皇帝，帶白璧還他？貴人道：「只交付與你本官就是。你若隱瞞不報，我定拿來殺了！」隨叫左右將白璧付與中牟夫。中牟夫接璧，再要問時，那貴人早已躍馬往西而去。去不上三五十步，一陣風過，那些燈火人馬，俱忽然不見。中牟夫嚇了一身冷汗，方知是遇著神道。幸得月色皎潔，還有一二分仗膽，定了定神，因思道：「莫非做夢？」卻又一雙白璧明明拿在手裡，沉吟了一會，沒做道理處，只得硬膽迎著月色向東而走。

原來那些丁夫雖然過去了，因人眾牽牽連連，卻去不甚遠。中牟夫走不上一里多路，早望見後營燈火，心才放下幾分。又走有半里多路，方才走到。他將白璧好好收了，悄悄地尋著自家的隊伍，也不驚動眾人，竟自睡了。到次早不敢隱瞞，一徑到麻叔謀營中來報。見了麻叔謀，因說道：「小人昨夜因病行不上，落在後邊，忽遇一位神道，與小人白璧一雙，叫小人帶還皇帝。又說道：『白璧一雙，十二郎當賓於天。』」小人不敢隱瞞，故報知老爺。」

麻叔謀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廝在令狐爺面前推病躲懶，不知在哪裡去快活了幾日！恐怕我查點出來，故造此一篇謊來瞞我。我且問你，如何叫做『十二郎當賓於天』？」中牟夫道：「小人如何曉得，他是這般說，小人只得這般報知老爺。」麻叔謀道：「他既對你說，你為何不細細問明？」中牟夫道：「老爺，他是個神道王侯一般的服飾，左右人馬簇擁，好不赫赫怕人。小人彼時已驚倒在地，哪裡還敢問他長短？若是小人說謊，這一雙白璧，卻是哪裡來？」隨將白璧送上。麻叔謀接璧看時，認得是煬帝祭留侯之物。心下便明白昨夜的神道，乃是張良，只不曉得「十二郎當賓於天」是什么意思。原來這是句隱語，煬帝只實做了十二年天子，就被弑死了。故此說「十二郎當賓於天」，只到後來方才解得，此時如何得知？麻叔謀思想了一會，欲要奏知煬帝，又捨不得這雙白璧，既到手又送了出去；欲要藏起白璧，竟不奏聞，又恐怕中牟夫亂傳出去，將後來煬帝知道不便。又揣度了半晌，心下只貪圖白璧哪裡還顧得中牟夫的生命！遂變轉面皮大怒道：「什麼神道！什麼白璧！分明是躲避差役，詭言惑眾，都像你這般見神見鬼，這河道幾時方能挖通？」叫左右快推出鼻首示眾。中牟夫忙上前分辯，怎擋得麻叔謀拍著几案大叫如雷，總不容他開口，一刀梟了。可憐中牟夫一條無辜的生命，明明被麻叔謀貪財害了。正是：

人逢利處難逃，心到貪時最硬。  
只因兩塊石頭，害了一條性命。

麻叔謀既殺了中牟夫，遂將一雙白璧收入私囊。又吩咐左右不許亂傳。如有漏泄者，以中牟夫為樣。左右都畏懼麻叔謀，誰敢管他閒事！因此竟無一人得知，只到後來麻叔謀事敗眾人方才說合。後話休題。且說麻叔謀吩咐才完，忽前隊隊長來報導：「前面雍丘地方一帶大林，樹木交加，林中有一所墳墓，墳墓上有一座祠堂，正礙著開河的道路。小的們不敢擅自挖毀，請老爺鈞旨施行。」麻叔謀隨上馬親自來看，到了林中，只見墳墓與祠堂雖不甚大，卻周圍護衛，隱隱約約覺有幾分靈氣。麻叔謀因在留侯廟吃過一番虧，知道神明不是好惹的。故見此墳墓，也不敢輕易動手。隨叫左右喚鄉民來問。不多時，鄉民喚到。麻叔謀因問道：「這是誰家墳墓？」眾鄉民答道：「這不是如今人家的墳墓，乃上古高人的曠穴。也不知多少年代，也不知姓張姓李，這一方都相傳叫他做隱士墓。這個死的神道，最是靈驗。近村放的牛羊，腳蹤兒也不敢走到墓上，就像有人看守一般。」

麻叔謀聽見說是隱士墓，便不放在心上，隨發放了眾鄉民，登時叫人夫上前開掘。眾人夫得令，不管好歹，大家拖鋤拽鋤，一齊動手。拆祠的拆祠，掘墓的掘墓；這一隊起石，那一隊築土，把一座墳墓挖得七坑八缺。挖下去三五尺，忽然露出一層石板，石板縫裡都長起靈芝瑞草，異香撲人。麻叔謀見了，卻也忍心，不管什麼，只是叫掘。眾人夫誰敢停留，乒乒乓乓，把那一層石板盡行挖去。不期挖了一層，下面又有一層。麻叔謀道：「就是一百層，也要挖將下去。」眾人一齊努力，不多時，又將這一層挖去。到了第三層，四邊都是土地，唯正中間是一塊石板。這塊石板，卻也不小，周圍約有五六丈大小，四四方方，蓋在上面。麻叔謀只倚著自己人多，又吩咐道：「石板大，挖不起，就鑿碎了罷。」眾人在上面，蜂屯蟻聚，你一錘，我一鑿。霎時間，將一塊石板打得粉碎。不料石板下是個大空穴，大家鑿破了石板，忽然一聲響亮，就如山崩地裂之狀，連人連石板都墜將下去。正是：

不是天崩，也非地塌。  
天地殺機，實由人發。